

畫傑人豪一大千 (終篇)

樂恕人

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

晚年心情「不服老」

回溯張大千先生在「雲河大廈」不到兩年的居住後，即「得其所哉」，喬遷進他手關蓋來，與建出的「摩耶精舍」。「精舍」在工程方面，設計是名家，包工者也是國內第一流的公司。然而，事之不能令人置信與失望者，即是新建的「大千世界」，有不少地方不但令他失望，就是許多親友們也有不良的觀感。再加以大千先生在生活中藝術上，永遠不滿足現狀，一直在追求創造與變新，所以他住進「精舍」之後，房舍內外，三處花園等地，斷斷續續都有改建新建的工事在進行。

五六年來，「精舍」大小客廳的改善，廚房的擴充，畫室的擴大，尤其是三處內外花園，特別以「梅丘」為最顯著，讓人時有耳目一新的感覺。

比如，「梅丘」中原有幾條通幽的曲徑，但他總覺得過於單調。「梅丘」石碑從美西經海運回樹立後，他看來看去，總覺得不夠滿意。靈機一動，展開一項不小的工程，把兩條小徑拓平，然後鑿成一個完全中國式的大池塘，即是前面

所介紹過的「影娥池」。果然，池成之後，游魚出沒，流水潺湲，池中池畔，一石一木，一花一草，全佈置得一如他的心意。

大千先生每對友好指點新池，帶着滿意的驕傲說：「國內有不少公私處所開鑿池塘，看去不是西洋式，就是東洋式。『影娥池』完全是中國式。」

平常最不贊成他多動工程、「勞民傷財」的「老大哥」張岳公，第一次參觀了「影娥池」後，帶着欣羨的表情，用家鄉話贊美他的「老弟台」一句：

「大千，你真會耍。」

聽了他「老大哥」的評語，他頗為自得，對友好們常常講這件事，面帶怡然之色，心裏的慰樂，外人也體會得到。

不但派公子葆羅兩次三番去日本選購盆景花木，而且還託了朋友，千方百計，從外國運進他的「命根」長臂黑猿黃猿三隻，灰鶴四隻，鸞兩隻，充實了「精舍」的生氣和情調，他對園林的寄託和享受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大千先生寄情山水花木、鳥獸蟲魚；同時也

是為了他作畫時靈感的泉源，不惜「揮金如土」，支出浩繁。

他本來極講究美食，有的食料羅致搜購亦不論價，只要材料好，鱸黃翅，金錢鮑，大烏參，多自海外託人選購而來。十年來，糖尿病加重，影響眼睛和心臟，遵醫生忠告，力戒美食，但是招待朋友，「大風堂」的宴席，在海內外是「有口皆碑」的。近年來為了時時生病，尤以心臟病時時發作，雖不嚴重，但已不敢多吃，吃得再好。可是，縱然是家常菜、素菜，也是他訓練出來的廚師所作的功夫菜，與眾不同。

但我們不能不看看他的生活的另一面，那就是他雖在晚年，生理上已然「老態龍鍾」，但在心情上仍然矍鑠，執着於藝術上的用功。他曾於電視台訪問時表示過：

「我是幹藝術的，一輩子畫畫，一直畫到死！」

他在深宵、清早，乃至晚餐前後，或悄然獨處，或與友好談笑中，隨興之所至，揮毫作畫。作畫，據我們外人看，有其兩面的意義：一是誠如他自己所說，從事藝術，一輩子畫

畫，不斷求創造，不斷求突破，不斷求創新。大千先生在畫史畫壇上了不起的地方即在於此。

另一面呢？他是職業畫家，生活費用數十年如一日，太大、太多。他必須要有收入來維持，而仰慕求畫的人又多，所以他不能不勤快的畫，甚至於說辛苦的畫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他從台灣回到巴西「八德園」歡渡天倫之樂，面對着一大羣兒孫家屬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自己年事已高，生理上有衰頹現象，但他還是「不服老」，要以大家長的心胸，照常關愛這一些兒孫晚輩。他曾有一首題枯木老樹的詩道：

「半巴心枯枝葉凋 藤纏繚剝尚週遭

莫嫌老朽全無用 餘息猶能掣汝高」

大千先生不但要照顧自己的兒孫，說句坦白的話，要一如已往，用賣畫的錢來養活他們；而且對朋友，對親舊，用金錢去救人助人的事情，不勝枚舉。

他回國定居的前幾年，交遊照常廣闊，社交活動照樣頻繁，好事都樂於出力出錢，在台北，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就是他不時出現的場合。自己的畫展他不一定去，別人的畫展他倒時常去參觀。

新春書畫家聯展，「寶島長春圖」、「明末四僧畫展」、「寇培深畫展」他無一次不到，有兩次還當眾揮毫，造成「歷史博物館」空前的盛況。他每次參觀在感覺疲勞時，就到「國家畫廊」茶廊上和夫人一坐，少不了又受到記者先生女士們的訪問，又少不了和有些難得會晤的友好們細說傾話。他的話匣子一打開，又精神抖擻，大

「擺」其「龍門陣」。

近兩年來，身體不時患了比較嚴重的病痛，不得不忍痛暫離他所眷愛的「精舍」，住進「榮總」去診治，休養。但出院後仍然生活如常，接見朋友，寄情園藝，甚至出遊山水，雖然不能像幾年前，健康較好時，足跡遠到最南部的墾丁吃海鮮，看海潮；又如到高雄訪廟宇，遊佛光山，對幾百僧眾講佛法；可是仍然在短程的旅途中，看看花木奇石，選購回來欣賞。雖然多病，可是心情還是有寄託，看花看山，代替了晚間顧曲，醜酬交錯，他自有其養生之道。有一次病癒後，「梅丘」中的梅花和海棠同時開了花，趕忙通知友好們去欣賞，認為是奇蹟。

有一次約了張岳公去看梅花海棠並開奇景，後來作了一首詩以紀之。詩曰：

小園忽報有奇事，臘尚餘寒百卉開。
從此人天無缺陷，梅花聘了海棠來。

并在詩後跋了一段：「七十年辛酉歲除，小園梅與海棠并開，與岳軍長兄共賞，口占俚語博笑。」有一次秦孝儀先生邀約他去陽明山賞梅，歸後作了一首得意的七言古體詩，也可瞧得出他對梅花的偏愛：

「秦孝公陽明山看梅戲效

楊誠齋體小詩

故人書來日之昨，邀我看梅更邀鶴。
攀枝數蕊可勝情，嘹唳一聲孤月明。
拈毫欲寫逋仙瘦，畫未成時詩已就。
縱橫秃筆笑橫斜，鐵骨稜稜識國花。」

這首得意的詩，他曾寫給我作為紀念。詩中又再度強調「國花」的可愛可敬。

為了健康，把許多交遊愛好都摒除掉了，他祇保留着每月一次的「轉轉會」，和老友張岳公、張漢卿（學良）夫婦、王新衡夫婦有一次勉強「大快朵頤」，也是彼此忘形聚晤的會集，是他近年來交遊的樂事。

雖然健康出了問題，常常鬧病，但他仍然雄心萬丈，「不服老」，最具體的事實，就是創作空前巨構：「廬山圖」。

關於「廬山圖」繪製的艱辛，和他所費精力的地方，筆者曾有「大千名作廬山圖」刊本年五月號台北「時代文摘」記述廬山圖及其題畫詩頗為詳盡。

斷斷續續，歷時一年半還未全部完成的這幅巨畫，在台北市「歷史博物館」及高雄、台南等地展出，真是轟傳海內外，可算得藝壇盛事，亦是中國畫史上珍貴的一頁。

「廬山圖」畫未完全封筆，作詩前後有三首之多，但題在畫上的只有後二首，現將三首詩一併抄錄如後：

雖然既老且病，但他在心中仍然有強烈的求生慾望，並表明了他作畫的氣魄、心胸、寄託，明眼人一一都看得出來。

最初一首詩是：

「題畫廬山障子予故未嘗游茲山也
不師董巨不荆關，潑墨皴金自笑頑。
欲起坡翁橫側看，信知胸次有廬山。」

後來題在畫上的兩首是：

從君側看與橫看，疊壑層巒香霧間。
彷彿坡仙開笑口，汝真胸次有廬山。
遠公已遠無蓮社，陶令肩輿去不還。
待洗瘴烟橫霧盡，過溪亭坐我看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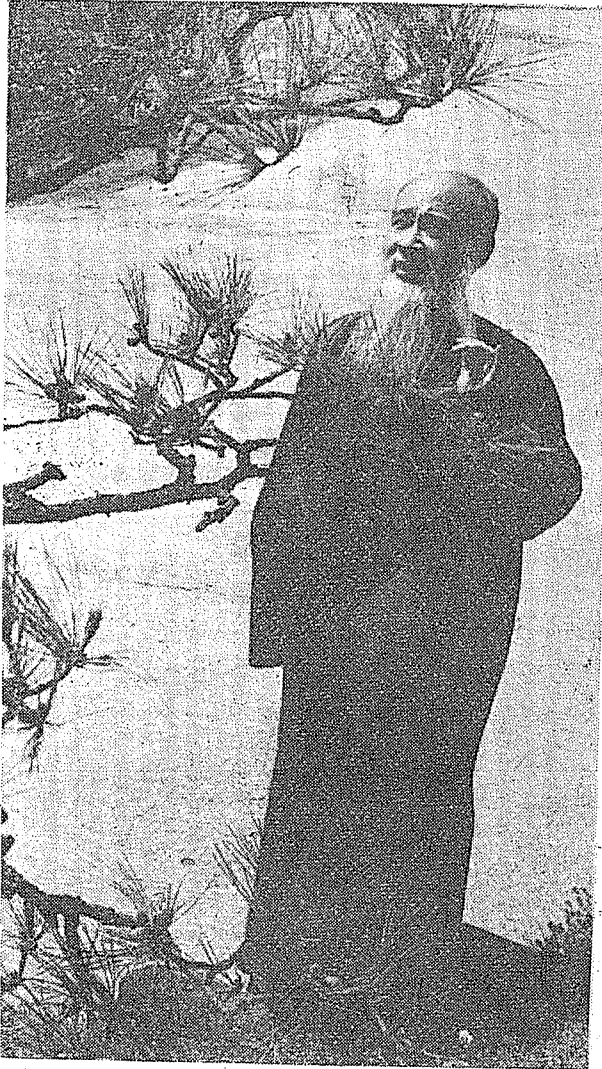
展出前兩天，他在題詩之前晚，特別約我去「精舍」晚餐，把上面兩首新作寫出來，要我替他推敲斟酌一番，在詩稿上題着：

「廬山圖二首七

怒人吾兄削改待題

十二月朔二日弟爰

我祇能說亟願拜讀先睹為快，那敢妄加竄改。



張大千在日本橫濱磯子偕樂園中留影

「廬山圖」是大千先生空前繪製的巨畫，寬三丈六尺，高三尺六寸，開筆時以八十三歲高齡的帶病之身，經過無限辛勞，到今年「春節」展出於台北市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的「國家畫廊」，正是他在藝術上的「日新又新」，同時也正是他「不服老」的表現。

不但此也，他準備展覽完畢，還須增補潤色，所以雖然題上詩作二首，但未正式落款，同時，他心中早已醞釀着另一構想，和「廬山圖」同樣巨幅的「黃山圖」，予定在補完「廬山圖」後即行着手繪製。

「廬山圖」是他所畫「心中的廬山」而不是「

眼中的廬山」，因為他從未登上過廬山，他所畫也正是他自詡的「老夫胸中自有丘壑」。可是黃山就不同了，他曾經三登絕頂，十幾年前為宗弟目寒先生所繪製的「黃山前後瀑」手捲，應為大千先生生平傑作之一。

「歷史博物館」展出「廬山圖」是為他舉辦「張大千先生近作展」的主力，其他新作品不多，因為近年來多病，畫得很少，倒是向友好借來「共襄盛舉」的頗不乏大件和得意之作。

新畫中有一張「桃源圖」是他有感而作，其上有詩一首，這首詩據筆者所知，恐怕是他老先生最後一首作品。詩曰：

「種梅結宅雙溪上，總為年衰畏市喧。

誰信阿超繞到處，錯傳入境有桃源。」

原來，他的「精舍」四周，已因土地開放而為房地產商人蓋滿了住宅，尤以他的緊鄰新建兩幢所謂「歐式」花園洋房，其實看去「俗不可耐」，房產商竟然大刊其廣告，說是在陽台上可以望見「摩耶精舍」的花園。大千先生知道後大不高興，又無可奈何，所以作這首詩聊以解愁消悶。

在藝術生活上他不斷求新求變，要做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；明知「來日無多」，但一面不斷努力作畫，一面又以「後事」予立「遺囑」，為公為私，從容安排就序。

今年暮春，大千先生跨鶴仙逝，遺言將平生所藏古人書畫文物遺贈「國立故宮博物院」，同時把「摩耶精舍」也捐獻給政府。

高風亮節，海內外既悲且仰；其畫藝成就，世尊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！其人其事，則應尊為「畫傑人豪」大千」。(全文完)